



柏林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柏林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柏林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程 應 銓 譯

建築工程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四·

書 名: ПАМЯТНИК ВОИНАМ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ПАВШИМ В БОЯХ С ФАШИЗМОМ

作 者: Я. Б. БЕЛОПОЛЬСКИЙ

出 版 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И ТРАД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出版地點及日期: МОСКВА 1950

書號037	787×1092	1/16	22千字	92定價頁
譯 者	程	應	銓	
出 版 者	建 築 工 程 出 版 社			
	(北京市東單區大方家胡同32號)			
發 行 者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2號			
印 刷 者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			
	(北京市西便門南大道乙一號)			
印數0001—2,000冊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		
每冊定價 20,000元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原 序

四年前——一九四六年——，蘇聯駐德佔領軍軍事委員會公開徵求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的設計，這些烈士是在戰勝法西斯的鬥爭中貢獻了自己的生命的。

在戰後的第一年，法西斯匪徒帶給我們祖國的傷痕猶新，千百萬人還住在地窖中，許多城市 and 鄉村變成了一片廢墟，被戰爭所拆散的孩子和父母、丈夫和妻子，還在彼此尋找，而蘇聯人民却已堅毅勇敢地開始進行了巨大的恢復工作來消除希特勒匪徒所帶給我國的破壞。

紀念碑的設計者正確地了解到：建立在遭受破壞的柏林市中心的紀念碑是用來紀念在與法西斯的戰鬥中犧牲的蘇聯戰士的，因此它應該反映出蘇聯軍隊在衛國戰爭中所擔負的偉大解放使命，它應該是為爭取和平與人道而鬥爭的象徵。掌握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蘇聯藝術家們，經過了周密思索而創造了光輝的藝術作品——建築和彫刻的紀念碑羣，它在不同的形象中體現了蘇聯軍隊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對人類的熱愛，它也表現出蘇聯軍隊為解放了的人民創造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所作的鬥爭，表現出蘇聯軍隊對列寧和斯大林的偉大事業的忠誠。

鼓舞着藝術家們的偉大思想和彫刻家 Е. В. 符切基赤、建築師 Я. В. 別洛勃里斯基和藝術家 А. А. 哥爾賓柯的技巧，保證他們獲得了成功：由於這個作品在藝術思想上的完美，他們獲得了最高的獎賞——斯大林一等獎金。

在這本書出版的日子裏，世界上所有誠實的人們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呼聲是越來越高漲了。

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民，堅決地向那些正在走着希特勒老路的英美戰爭販子提出了警告：建立世界霸權的掠奪計劃必將遭到致命的打擊。

在這樣的條件下，悲痛的《祖國—母親》的形象和直搗法西斯老巢的解放戰士的形象，更加顯得意義深長，更加為全體蘇聯人民和各國億萬勞動人民所了解和熱愛。

在蘇聯戰士的手中，不僅僅握有寶劍，左手還抱着一個孩子。世界藝術還不曾創造過這樣的形象。

彫刻家所塑造的孩子，在自己的保護者——蘇聯戰士——的寬大有力的懷抱中，感到自己很平安。

這個孩子——不僅僅是為蘇聯戰士所保護的孩子們的象徵，對我們來說，孩子是我們的將來。他們是自由幸福生活的代表者，建設着共產主義的蘇聯人民，正在為建立這種生活而勞動和鬥爭着。因此，手裏抱着孩子的英雄的形象，體現着為了人類光輝的未來、為了建立沒有戰爭和剝削的生活而鬥爭的思想。

紀念碑羣的設計者，善於把各個不同的光輝形象，統一成一個整體，因而更加强了每一個組成部分的表現力，就像交響樂中由許多諧音組成的調和音那樣，其中每一個諧音都是富有表現力的。

設計者們善於運用空間體積構圖的手法，並出色地綜合地運用了彫刻、建築和繪畫這三種藝術。

這樣高度的藝術質量，在世界藝術中不是可以常常得到的。這在腐朽的墮落的退化的資本主義藝術中，是完全不可能有的。

為建設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偉大思想，大大地增強了蘇聯藝術家們的創作能力。他們的每一個成就，都是在建立真正先進的社會主義藝術的光榮、勞動的道路上的新的一步。

（孫萃芸譯）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在柏林德列勃托夫公園隆重地舉行了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揭幕典禮，這些烈士是在突擊法西斯德國首都時英勇地犧牲的。

這個建築在歐洲中部的紀念碑，永遠紀念着蘇軍不朽的功績和我國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裏的偉大解放使命。

柏林紀念碑使全世界人民想起那些不惜犧牲寶貴的生命，戰勝了敵人，拯救了我們這一代和我們的後代的人們。任何一個曾經到過這兒的真誠的人，將會帶着激動和感謝的心情來紀念自己的解放者。

爲神聖的蘇維埃愛國主義所鼓舞的英雄戰士們，爲了全人類的幸福貢獻了人最寶貴的生命。他們忠實地完成了蘇維埃人民戰士和解放戰士的職責，以建立功勳和奮不顧身的英勇來增加自己人民和可愛的蘇維埃祖國的光榮。

英雄的蘇維埃人民遭受了無數的犧牲。成千上萬的母親妻子姊妹失去了她們自己的兒子丈夫和兄弟。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大地放出了春天的鮮明的勝利光芒，母親和妻子，未婚妻和孩子，擦乾了眼淚。千千萬萬真誠的人輕鬆地吁了一口氣。那些爲人類爭得幸福的人們的心中，充滿了偉大的驕傲。

蘇維埃人民用建築和彫刻來永遠紀念他們兒子的豐功偉績。

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能像我們這樣對那些爲祖國貢獻出自己底生命的兒子們，有着這樣普遍的熱愛和全民的崇敬。柏林的紀念碑在建築彫刻和繪畫的藝術形式上，表現了社會主義祖國這種對自己的英雄的熱愛。這個紀念碑要體現蘇維埃國家的強大和美麗以及她的偉大解放使命和一貫爭取和平的鬥爭。

這個紀念碑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最進步最完美的藝術創作方法——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它不朽地宣傳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它向歐洲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藝術樂觀主義的力量和深刻的思想性及人民性。

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是密切地結合了建築彫刻和豐富的自然條件來設計的，它是一個綜合藝術的極好範例。

這個紀念碑的圖案，是一九四六年由蘇聯駐德佔領軍軍事委員會公開徵求設計的。

參加競賽的設計人應根據下列任務設計圖案：“……建立永久性的歷史紀念建築來反映蘇聯紅軍烈士光榮不朽的思想和蘇軍偉大的國際解放使命，這些戰士爲了完成這個使命貢獻了他們的生命”。

柏林中心區風景優美的德列勃托夫公園——在這兒安葬着陣亡的突擊英雄們。——被選作建築紀念碑的地點。

德列勃托夫公園是柏林勞動人民所喜愛的遊憩地點，在這兒舉行了第一次五一運動；在公園中無產階級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克拉那·蔡特金、愛爾斯特·台爾曼曾經發表過演說，熱烈地號召人民爲自由而鬥爭。

公園的大片綠地離瑞勃列葉河不遠，公園中部有一塊大 480×175 公尺的馬蹄形高地，四週長滿了高大的梧桐樹。

約有五十個設計人參加競賽，其中包括德國的建築師和彫刻家。

差不多所有的紀念碑設計圖案，都是採取一種高達 100 公尺和 100 公尺以上的單個紀念碑的形式。基本上這是一種階梯形的塔、方尖柱或巨大的立柱，其中有許多作了各種彫刻。

根據設計人的意思，這些高大的紀念碑（其中有些圖案的紀念碑高達 300 公尺）應該和城市的立體輪廓結合起來並且要受其節制。

應該指出：某些德國設計人所作的圖案的特點，是對題材作了形式主義的處理。其中我們碰到毫無個性的幾何形式：金字塔形、巨大的方尖碑等等，其中沒有任何思想的表現和象徵。

許多圖案的設計人沒有利用德列勃托夫公園優良的自然條件。大多數圖案的主要缺點，是它們的作者企圖建立高大的立柱、塔、方尖碑等來反映題材的偉大。

經過審查全部競選圖案後，彫刻家 Е. В. 符切基赤、建築師 Я. Б. 別洛勃里斯基和工程師 С. С. 華列里烏斯合作設計的圖案被採用了。

這個圖案的主要特點，是設計人利用了空間構圖的原則，有機地綜合了建築、彫刻和公園的自然條件來解決設計人所必須解決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問題。

在這個設計圖案中，藝術構圖服從於紀念碑的中心思想——表明蘇軍英勇的勝利和蘇維埃人民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中所遭受的巨大犧牲；用藝術的方法來反映蘇軍的偉大解放使命。

任何一個蘇維埃紀念碑的思想意義，都決定於它的人民性和易爲廣大勞動人民所瞭解的藝術形式。這種歷史性紀念建築的形式，應該是樸素簡潔的；同時應該是明朗的，在藝術上富有表現力的，足以表現動人的藝術形象的。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要求將內容和形式統一起來研究；藝術形式應該完全反映

題材的內容。

日丹諾夫同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的蘇聯音樂工作者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過：“……我們擁護美的、優雅的音樂，擁護能滿足蘇聯人的愛美要求和藝術趣味的音樂，而且這種要求和趣味已經成長到了難以相信的地步了。人民評價音樂作品有多少才能，是看它描寫我們時代底精神、我們人民底精神深刻到怎樣的程度，是看它打動廣大羣衆到怎樣的程度。”（蘇聯文學藝術問題，第 118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些話是完全適用於建築藝術的。

被批准建造的紀念碑設計圖案是作為宏偉的建築羣來處理的，它的空間構圖要表現出紀念碑的思想易為人民羣衆所瞭解。

★

★

★

這個紀念碑羣佔地約二十萬平方公尺，於一九四七年六月開工，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完工。紀念碑所在的綠地兩邊是兩條交通幹道：德列勃托夫公園街和普希金街。前者有一邊建築有五層住宅房屋，後者在公園綠地中穿過，是一條完美的林蔭道路。在這兩條街道與紀念碑羣中心部分之間的寬闊地帶，長滿了高大的梧桐樹和菩提樹，將紀念碑羣與城市幹道和柏林的建築立體輪廓隔離開來。

遊人進入紀念碑羣地區之後，就來到了不同於城市的建築環境。他的注意力就完全集中在紀念碑羣上面，而且能感覺到宏偉的藝術構圖的影響。

紀念碑總體是由一系列的紀念碑羣所組成的，在空間上聯系成一個統一的建築彫刻有機體（圖 1）。它的中央部分設計成開闊的碑池（註），四周圍以綠樹叢，在構圖和題材上與主要入口的紀念碑羣密切地聯系起來。主要入口在建築上又與連接紀念碑羣和城市交通幹道的進路聯系着。

主要紀念碑羣的平面之所以成為馬蹄形，是決定於建築基地原來的半圓形高地的地形。在這塊高地上從長方形部分至圓形的開始部分長了四行高大的梧桐樹，這些樹木與高地形成了紀念碑羣中心部分的自然界限。在山地半圓形的一邊新移植了幾行多年生的梧桐樹和柳樹以封閉這個宏大的半圓形部分。

由於建築基地四周地勢稍微高一些，所以可以將紀念碑羣中央部分和碑池設計成大型平台的形式，平台四周種植多年生的喬木，開闢了小徑，同時在碑池部分置放着戰士的墳墓。

半圓形部分的平台鋪以花崗石，與高大的柳樹，形成巨大的圍繞着解放戰士紀念像的壁龕形空間。

（註）碑池代表旗門石棺，解放戰士銅像所圍繞的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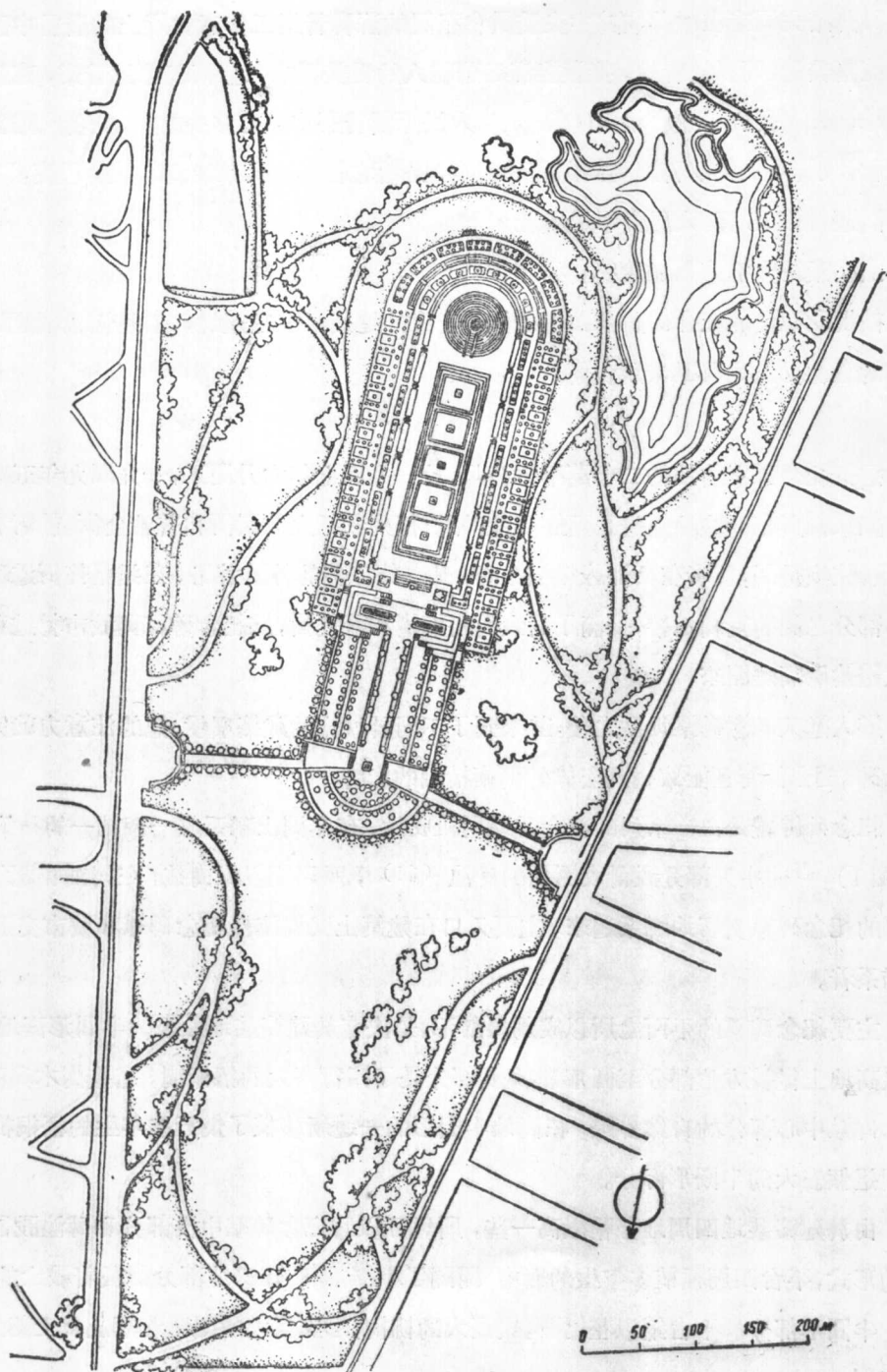


圖 I 紀念碑羣總平面圖

解放戰士紀念像的形式與壁龕形空間配合得很好，在構圖上成為紀念碑羣中軸的終點。馬蹄形末端的平台作為進入碑池主要入口的建築彫刻羣的基地。這個入口包括通向旗門平台長100公尺的坡道。

因為利用了建築基地的地形，才能建立三度空間的構圖，這不僅豐富了紀念碑羣，而且為從四面八方來看紀念碑羣時，創造了壯麗的遠景。

從總入口到主要紀念像之間，遊人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距離，但是這個距離分成三個彼此有機聯系的建築羣，這三個不同的建築羣，都服從於一個總的統一的思想題材。

第一個建築羣包括半圓形的進口廣場和通向“母親”影像的拱門與林蔭道。第二個建築羣由“母親”影像廣場、坡道和通向主要碑池的旗門組成。第三個建築羣是主要的部分，包括墳墓、碑池、石棺和解放戰士紀念像。

第二和第三個建築羣位置在一根幾何軸上，在空間上以旗門分開。第一個建築羣的軸綫與城市幹路垂直，它們的方向與“母親”影像形成一個角度，同時隸屬於總構圖的中軸綫。

紀念碑羣就像複雜的交響樂一樣在空間中逐步展開，用建築和彫刻的語言來表達蘇維埃人民對自己陣亡兒子的深切悲痛，同時也表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對生活採取樂觀主義的偉大力量。

紀念碑羣的構圖好像從哀悼的曲調開始，漸漸轉到長調的勝利歌。這種循序漸進的藝術感化任務，完全是用建築造型的方法來完成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一個通向城市幹路的半圓形廣場。廣場四週砌上石邊，石邊上築着獨特的長形石凳，石凳和它後面稠密的喬木形成廣場的邊界。第一排是灰褐色的縱樹，它和後面的梧桐樹、菩提樹形成了不可穿越的綠樹叢，有機地成為廣場構圖中的基本組成部分。

廣場四週的石邊，是由大塊的淡灰色花崗石築成的。樹叢圍繞着廣場，形成兩條圓曲綫緊接着入口的拱門。宏偉的凱旋門也是大塊淡灰色的花崗石建成的，兩旁種植了許多樹木。這是紀念碑羣地區的總入口。

這個雄偉的單拱門，是紀念碑羣的開始部分，門上所有的裝飾，也是用花崗石刻成的，它增強了拱門彫塑的完整性和紀念性。

每個拱門的邊緣都飾以桂葉圈，拱內穹窿平面上刻有方形藻井。拱門兩旁下方飾以衛國戰爭勳章和厚重的桂葉花圈的彫刻。拱門上微微突出一塊石板，石板兩邊刻有俄德文題詞：“為我們祖國自由與獨立而陣亡的英雄們光榮不朽”。題詞中間刻有勝利的年份“1945”。拱門兩邊線腳上刻有陰文的“1941—1945”的年份。

凱旋門總高10公尺，門洞高5.5公尺，寬3.6公尺。拱門前廣場鋪裝着方塊花崗石。拱門不准

車輛進入，門前地面抬高一級。

穿過飾有桂葉的拱門，就能遠遠望見“母親”影像。拱門好像是一個框子，遊人穿過這個框子，就可以看到更有意義的彫刻。

通向“母親”影像的林蔭路寬 9 公尺，長 110 公尺。路兩旁種植着修剪整齊，高 2 公尺的綠籬，籬後是許多高大的菩提樹。林蔭路面是用淡灰色的方形花崗石鋪裝的，路邊則砌以黑色的花崗石。

“母親”影像呈現在我們前面了。彫刻家把她表現成一個悲痛的婦女形象。她的全身是悲痛的具體表現。遊人看見了俄羅斯母親在祝福着她們在戰爭中的兒子，同時告訴他們要不惜犧牲一切，甚至於自己的生命來和法西斯作鬥爭。在這個影像中充滿了難以形容的悲痛，同時也充滿了對蘇維埃戰士的英勇事業的驕傲。她倚着右手坐在石座上，左手緊貼着胸巾，頭上盤着粗大的辮子。

影像是用整塊的淡灰色花崗石刻成的（有真人二倍半大），她安放在由磨光的紅色花崗石做成的像座上。紀念像（像連座）總高 5 公尺，四周圍以草皮和用小方塊灰褐色花崗石和黑長石石塊鋪成的摩賽克（註）。

“母親”影像面向着紀念碑羣的中央部分，是全部構圖中主軸的起點。

影像的位置與通向拱門的林蔭路形成一個角度，這樣對彫刻的空間感覺是有利的。如果我們從影像的正面來看，影像的背景是一個由高大的灰褐色樅樹所圍成的暗綠色壁龕形空間。在樅樹前面長滿了樺樹，樹冠下垂好像更加强調了“母親”的憂愁和悲痛。

從壁龕形空間中的四個花崗石凳子上，可以看見以“母親”影像為起點的紀念碑羣全景。“母親”影像廣場以花崗石石板鋪成，為主要紀念碑羣的起點。

“母親”影像是構圖中的主軸，和兩條從拱門通向影像的林蔭路的交點。從這個交點可以看見拱門和主要的紀念碑羣。遊人再度感覺到空間構圖的藝術感化力量和豐富的設計手法。我們在這兒同時可以看到“母親”影像、拱門和遠處的有較大的空間所襯托的解放戰士紀念像。

寬闊的林蔭坡路長 100 公尺，一直通向高 3.5 公尺的旗門平台。林蔭路用花崗石鋪裝，兩旁植有青草和四行整齊的楊柳，使人感到有豐富的韻律。同時在林蔭路左右兩邊的楊柳樹前種了兩行樺樹。

旗門的設計要服從一個任務：最顯明的表現全部建築羣的總思想。在三層由淡灰色花崗石砌成的平台上，聳立着兩面莊嚴的微低的由磨光的紅花崗石砌成的軍旗。每面旗的下面置有一個跪着向陣亡戰士致敬的戰士銅像。

（註）摩賽克是用各種不同顏色的小石塊或玻璃鑲成的圖案。

這兩面旗和三級平台形成一個統一的莊嚴的主要入口。這三級平台在空間上是 用階梯聯系起來的，同時與主要紀念碑羣部分的平台設計取得密切的配合。這三級平台用長形草地彼此隔離開。

蘇維埃人民在他們忠實兒子的墓地上面放低光榮的軍旗，光滑的紅花崗石 軍旗上閃耀着光輝，在旗的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用俄德 文刻的題詞：“在從法西斯奴役下解放人類的鬥爭中陣亡的蘇軍戰士們光榮不朽”。

跪着的戰士緊緊地握着自動鎗，好像他們是剛從戰鬥中來的，發誓要保持他們從斯大林格勒帶到柏林來的蘇維埃武器和軍旗的光榮。

他們跪着，一手托着鋼盔一手握着自動鎗，肩上的軍用雨衣皺着披下來。其中一個是年青戰士的影像，另外一個是經過從莫斯科到柏林的光榮的戰鬥道路的老戰士。這兩個戰士影像和主要的紀念銅像，從紀念碑地區各處都可以看得見，它們構成了一種空間上的影像的三角形，在這兒建築和彫刻結合成一個統一的不可分的有機體。

石旗每面高 14 公尺，長 25 公尺。旗上褶紋簡潔地表現了織物的質地。程式化的旗桿紅纓和矛尖，也是用花崗石作成的，絲毫沒有破壞石旗的整體性。

每面旗都好像是一整塊岩石在上面刻着褶紋和其他細部。旗的一部分磨光，另一部分保留着花崗石原來的毛面。在磨光的旗面上刻着陰文的鐮刀斧頭和題詞，花崗石的光面和毛面有着強烈的對比，所以這些陰文部分在顏色上顯得非常突出。

淡灰色的花崗石平台，紅色光滑的旗面和綠色的銅像——所有這些沈靜的色彩，加強了主要入口建築的紀念性質。

微低着的紅旗表示着通向主要紀念碑羣的入口。我們還沒能充分 發展這種新形式的紀念物，然而，無疑的在它的形式上已經蘊藏着更進一步尋找紀念建築形式的可能性。

石旗末端略微向內傾斜，這樣給予寬 4 公尺的石旗有更大的穩定性。站在旗的末端使人感到像是方尖塔一樣，它下面便置放着戰士銅像。銅像約為真人的兩倍大，放在花崗石像座上，離石旗有一點距離。這樣便加強了建築物立體輪廓的表現力，因為從銅像和石旗的空隙中，可以看見紀念碑羣的一部分。莊嚴的石旗和戰士跪像彫刻構成了欣賞主要紀念碑羣的序幕。

如果我們從“母親”影像和旗門之間任何一處看主要紀念碑羣，只能看見解放戰士銅像。旗門平台把主要紀念碑羣的其他部分遮住了。只有走上旗門最上一層的平台，我們才能望見紀念碑羣的全景。

這種構圖設計方法——突然從高處展開一片空間的方法——在俄羅斯建築羣的設計中是常常採用的。彼得宮、阿爾汗格爾斯基(莫斯科近郊)可以作為這種構圖設計的範例，在平台上

面展開一大片平地，上面點綴着噴水池，影像及其他裝飾物等。

在主軸的盡頭，聳立着蘇軍解放戰士紀念像，像高 13 公尺，立在一個花崗石圓形像座上。下面是一個綠草圓丘。

在碑池中央下降三級部分，安葬着五個戰士們的墳墓，墳墓兩旁以綠樹側道作背景，建立了兩行石棺。在石棺的兩端，刻着斯大林同志論偉大衛國戰爭的演說詞，石棺的兩面，則刻了一些浮影來說明領袖的演詞。在碑池平地部分，從旗門橫軸至圓丘橫軸長 270 公尺，兩行石棺末端之間寬 76 公尺。

紅旗最上面一層平台的兩旁，有兩個階梯通向中間一層平台，在這層平台中央有寬 32 公尺的階梯一直通向碑池。因為階梯每級高 0.11 公尺，踏步寬 1.3 公尺，所以走上走下非常輕便。

在中間一層的平台安置了突擊柏林時四位陣亡英雄的墳墓。墓用灰色花崗石砌成，四週刻有桂葉花圈。墓上蓋有一個紅花崗石做的墓石，大 1.60×1.60 公尺，微微向平台方向傾斜，以便從石旗平台上可以看見上面的題詞。

在墓碑上刻有陽文的俄德文題詞：“祖國不會忘記自己的英雄們”。好像要強調這句話的意義似的，在蘇聯英雄墓的兩旁，種了兩株斯摩稜斯克樺樹——這兩株樹代表着祖國保護着她的英勇的保衛者永遠地安息。

五個英雄們的墳墓，位於碑池中央下降三級的部分，每座墓都砌有花崗石邊。英雄墓都是方形的，上面長滿了青草。每個墓的中央有一個方形花崗石座，上面安放著直徑 5 公尺的桂葉銅花圈，圈下置有石墊以增加花圈的表現力。墓的四周地面有 3000 平方公尺，由每邊寬 5 公分的紅、白花崗石塊砌成的。摩賽克在紅的底子上砌成白的桂花圈和程式化的桂葉。桂葉圈砌在墓四週步道的交點上，其餘部分則砌以長形桂葉花紋。

這些摩賽克強調着陣亡英雄墓的意義。紅色的摩賽克與石旗聯系起來，好像將旗的色調轉到墓地來了，因而增強了色彩的完整性和全部構圖的均衡性。

墓的兩旁建立了兩排一直延伸到解放戰士銅像的石棺，這些石棺和銅像構成了一個統一的富有思想藝術性的紀念碑羣。

石棺高 3.5 公尺，長 4.9 公尺，安置在花崗石座上，比旁邊的林蔭路稍微高一些。

石棺的末端面向着英雄墳墓，正面刻有從遠處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浮影。在透視上一個浮影疊着一個浮影，看起來好像是一條强有力的飾帶一直延伸到解放戰士紀念銅像。這些石棺像其他的紀念碑羣一樣，有着暗綠色的林蔭步道作為美麗的背景，使得光亮的石棺格外顯得突出。

石棺上面浮影的個別彫塑點突出約 10 公分。浮影人像約為真人的一倍半大，整個浮影沒有加邊，以增加石棺的表現力和莊嚴性。由於石棺的朝向適當，浮影起伏分明，因此可以從遠處

看得非常清楚。這些浮彫在比例上完全和其他部分的建築彫刻取得配合。石棺設計得樸素簡潔，沒有絲毫破壞浮彫的造型感覺。

遊人在石棺浮彫上可以看見我國人民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鬥爭史，它描寫了蘇維埃人民高度的愛國主義和他們的英雄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豐功偉績。

在斯大林大元帥的領導下，蘇維埃人民勝利地經歷了戰爭的全部考驗。天才的領袖領導着蘇維埃人民的鬥爭，將我國和世界民主力量導向對德法西斯的偉大勝利。“這是我們的幸福，在戰爭的困難年代裏，英明的久經考驗的蘇聯領袖——偉大的斯大林同志領導着紅軍和蘇聯人民前進。我軍光榮的勝利和斯大林大元帥的名字將一道載入我國和全世界的史冊”。（莫洛托夫）（註）

在石棺的末端刻上了斯大林同志論偉大衛國戰爭的演詞，這些演詞說明了這次戰爭的本質和蘇軍在爭取和平民主的偉大鬥爭中的地位。

每個石棺兩面都刻有浮彫，將斯大林同志的發言形象化。這些浮彫表現了法西斯匪徒對我們從事和平創造勞動的祖國進行強盜的襲擊，以及與敵人激戰的各個艱苦階段。在金色題詞下面刻有紅星和桂葉花綵的裝飾。

這是第一個石棺。遊人在上面可以看到斯大林同志的演詞：“紅軍在整整二十年中，保衛了蘇聯人民的和平創造的勞動。……可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德國兇暴卑鄙地破壞互不侵犯條約，背信棄義進犯我國。紅軍遂不得不奮起作戰捍衛祖國……”。（斯大林論偉大衛國戰爭，莫斯科中文版第七七頁）

第一個石棺的浮彫，描寫蘇聯人民的和平創造勞動。就在這兒落下了敵人的炸彈，炸毀了工場和工廠，婦女在打壞的火爐旁邊哭泣，蘇聯人民咒罵着法西斯惡魔。

表現題材的彫刻手法是樸素簡潔的。彫刻家以豐富的表現力傳達了事件的戲劇性。

第二個石棺的側面所刻的斯大林同志的演詞，使我們記起那些法西斯野獸在蘇聯被佔領地區的舊日子和蘇聯人民對佔領者的鬥爭。

“希特勒惡徒……抱定目的，要把烏克蘭、別洛露西亞、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莫爾達維亞、克里木和高加索底居民變為奴隸，或斬盡殺絕。”（斯大林論偉大衛國戰爭第六六頁）“我們的目的是明顯而高尚的，我們要驅逐德國法西斯寇賊，收復我們蘇維埃的領土。”（斯大林論偉大衛國戰爭第 50 頁）

第二個石棺的一個浮彫，描述着燃燒的房子和人民的災難。有一個女孩被綁在一根柱子上，雖然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女孩的臉上還是表現了驕傲和偉大的不可摧毀的意志。另一面浮

（註）B·M·莫洛托夫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在莫斯科蘇維埃紀念大會上的報告。俄文版。

彫是描寫游擊戰士的題材。彫刻家用樸素簡潔的手法表現了稠密的森林和蘇聯人民——莊嚴的人民復仇者。

我國前後方的團結一致和全體蘇聯人民給予祖國紅軍的全民支援，表現在第三個石棺浮彫上。“若沒有人民的援助，若沒有蘇聯人民在工廠、礦井、礦場中；在運輸業中和在農業中奮不顧身的勞動，那末紅軍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論偉大衛國戰爭第 99 頁）斯大林同志這些話用另外一個浮彫來說明，這個浮彫在象徵我們人民偉大愛國主義的明寧和帕沙爾斯基紀念碑的背景上，描寫着將自己的勞動儲金獻作購買軍事武器的蘇聯人民。

在第三個石棺的另一面，描寫着後方的英雄——男女工人、集體農莊女莊員、工程師——向他們的蘇軍獻武器。

斯大林同志鼓舞了戰士的英雄行爲，在蘇聯人民心中培養了對他們光榮歷史的深切熱愛：“偉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們的肩上……讓我們偉大祖先——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頓斯柯伊、庫吉瑪·米寧、季米特里·波札爾斯基、亞歷山大·蘇沃洛夫、米海依爾·庫圖佐夫底英姿，在這次戰爭中鼓舞着你們吧！讓偉大列寧底勝利旗幟接引着你們吧！”（斯大林論偉大衛國戰爭第 36 頁）第四個石棺的浮彫說明了這些演詞，這個浮彫描寫着強大的蘇軍在列寧的旗幟下，以排山倒海之勢指向着敵人。彫刻家很巧妙地使用了有限的橫列（一排一排的戰士）來解決這個題材的艱難任務。這個石棺的另一面浮彫描寫近衛軍在接受近衛軍旗時的宣誓場面。

祇有蘇聯人民才能建立像馬特洛索夫、卓婭、潘菲洛夫及其他英雄們的勳功，他們毫無猶移的爲社會主義祖國貢獻了自己的生命，這是人民的集體英雄主義。

“紅軍是有其足以鼓舞其建立勳功的高尚光榮的戰爭目的。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衛國戰爭，就在我國產生了成千成萬爲祖國自由而誓死奮鬥的男女英雄。”（斯大林論偉大衛國戰爭第 41 頁）斯大林這些演詞刻在第五個石棺上。

敵人的巨型坦克駛近了英雄們，蘇軍戰士帶着一串手榴彈奔向敵人坦克以阻止敵人前進。年輕的英雄們犧牲了，然而敵人也被阻住了。這個石棺的另一面描寫着以胸膛擋住敵人地堡鎗眼的英雄底不朽勳功。

“英雄城市的保衛者有着無比的光榮”。第六個石棺描述這個英勇史詩。在石棺的末端刻着斯大林同志的演詞：“莫斯科和土拉，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底英勇防衛者表現了無上勇敢、鐵的軍紀、堅毅精神和善於戰勝敵人的模範。我國全體紅軍都做效着這些英雄的榜樣。”（斯大林論偉大衛國戰爭第 70 頁）石棺浮彫描述着英勇的列寧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防衛戰和這些光榮城市中英勇堅毅的保衛者。

法西斯野獸被殲滅了，蘇軍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其他中歐和東南歐國家被奴役的人民。世界人民像歡迎他們盼望長久的兒子一樣來歡迎蘇維埃解放者。在第七個石棺浮彫上描述着這個偉大的人民友愛。在石棺的末端閃耀着金色的斯大林演詞：“在我國奠定了的一切種族民族平權的思想，各族人民互相友愛的思想，完全戰勝了希特勒匪徒獸性民族主義和種族仇視主義的思想。”（斯大林論偉大衛國戰爭第 137 頁）

在最後一個石棺上刻了斯大林同志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歷史性演詞中的最後一句話：“爲我們祖國自由與獨立而陣亡的英雄們光榮不朽！”

在這個石棺的浮彫上，遊人可以看見蘇聯人民向他們的陣亡英雄們致最後一次的敬禮。看過了這一系列的富有表現力的浮彫後，莊嚴的解放戰士紀念像出現在我們面前。彫刻家 E. B. 符切基亦所塑造的形象深深地感動了我們，使我們永誌不忘。

★

★

★

石棺之間的步道是用大塊的石板鋪成的，石板接頭處留出縫隙種以綠色青苔，遊人好像沿着天然的地毯走向解放戰士銅像。紀念像是圓形的建築，位於由楊柳樹所圍成的半圓形空間中。因爲銅像是全部構圖主軸的頂點，所以應該從四面八方看來都能得到很好的效果。

解放戰士紀念像建築總高度爲 30 公尺。紀念像的高度要使得碑池和紀念像密切的配合起來成爲一個整體，解放戰士銅像在思想上和構圖上與紀念碑羣的其他部分取得緊密的聯系。

設計時考慮到光亮的像座以暗綠色的柳樹作爲背景，而銅像無論從遠處或從近處看都是以藍天作爲背景。

銅像所在的綠圓丘半徑 62 公尺，高 9.5 公尺，上面有三層花崗石，再上面就是 8 公尺高用白石砌成的像座（圖 II），在像座上聳立着 13 公尺高的蘇軍解放戰士銅像，這個象徵着蘇軍偉大的國際解放使命的銅像，是紀念碑羣思想藝術的高峯。

高 13 公尺的主要銅像，表現一個爲人類帶來解放的强有力的戰士。這個年青的蘇軍戰士勇敢地驕傲地向前看着。這是從法西斯鐵蹄下拯救歐洲的斯大林戰士。他一手握着寶劍擊碎了法西斯怪物——卐字，另一隻手抱着一個孩子緊貼在他强有力的胸膛上。

這個彫刻體現了殲滅法西斯和拯救全人類未來的蘇軍，披着的軍用雨衣增加了銅像的紀念性，彫像的造形是很有意義的。向前伸的左脚和前傾的右肩給予彫像以豐富的立體表現力，使得從各方面看來都顯得非常好。

在圓丘下面有石級通向紀念像座的正門，陵墓位於像座中的圓形紀念廳，紀念廳和外面僅由一個藝術化的銅柵門隔開。

圓形紀念廳高約 6 公尺，牆面有彩色摩賽克，描繪人民拿着桂花圈舉着軍旗來紀念他們的